

大连地区新闻简讯

大连张亚芹被迫害离世

大连法轮功学员张亚芹，于2014年至2019年被非法关押在鞍山看守所、辽宁省女子监狱，期间遭受严重迫害，造成类风湿关节炎，胳膊、手、腿、脚等处严重变形，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每日疼痛不已，十分痛苦。于今年5月4日离世，终年68岁。

辛寨子刘英君被绑架

辛寨子法轮功学员刘英君（生于1950年）5月10日被马兰子街道韩姓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

韩姓警察电话 15842488300

金普新区赵桂枝被骚扰

5月13日上午，金普新区三十里堡派出所多名警察闯入三十里堡农场法轮功学员赵桂枝家非法抄家，抄走大法书，并当场把大法师父法像撕毁。赵桂枝的女儿见此情景当场晕倒。警察随即离开，并扬言：你的事没完。

金普新区东城社区骚扰法轮功学员

金普新区东城社区一名男的和两名女的工作人员于5月23日下午两点多钟到一郝姓法轮功学员家敲门，开门后要求法轮功学员签字，说是上面要求的。法轮功学员问，上面是谁叫签字？这几个人没有回答。法轮功学员没有配合他们，并给他们讲真相，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当天上午，东城社区两个工作人员还去了一名陈姓法轮功学员家骚扰。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姓藩。

大连湾派出所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

5月17日下午，大连湾派出所前关社区片警刘志远带领一个警察、一个女的到夏淑贞及另外两名法轮功学员家骚扰。◇



曝光辽宁省女子监狱对大连徐强等学员的非人洗脑迫害

【明慧网】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以来，在江泽民利益集团“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指导下，辽宁省女子监狱一直是残酷迫害、强行“转化”（指要求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近年来，其逐渐转向“技术性转化”。其内部被称为“集训矫治监区”的十二监区，所有所谓严重违纪者都被关到这里进行“矫治”迫害。该监区对外宣称以清扫、学习为主，是无任何生产任务的二线监区，实质却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转化”、高压洗脑的集中营，被视为监狱里的“魔鬼监区”。

利用现代心理学与各种非法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转化”及洗脑改造，这是十二监区“不能说”的核心业务。对内，监狱将所有的迫害力量与信息封锁于监区内，制造虚假合法性；对外，则粉饰太平、营造出一种人权假相。以下，仅通过大连徐强（9年零1月）、郭佩璐（3年零4月）及刘晓红（7年）三位法轮功学员的点滴遭遇，揭露十二监区非人洗脑迫害的冰山一角。

在十二监区这个密闭集中营

中，谁踩了监狱的所谓“红线”，就会遭到疯狂迫害。什么是“红线”？例如：反党、不“转化”、不写“五书”、不认罪、质疑狱警权威、不服从管理。“红线”看不见，没人明说，但会让人感知，让人忌惮。狱警以各种手段施以迫害，当人们有了“创伤恐惧”后，也就会“自我约束”了。

一、徐强遭受的洗脑迫害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八日上午，在十二监区一楼活动室（一），法轮功学员徐强偷偷告诉郭佩璐自己因不想“转化”被打，被狱警发现。当天下午，徐强、郭佩璐分别被二小队狱警高鑫晶叫去单独谈话。高鑫晶问郭佩璐：与徐强是否认识、听到徐强说什么了？并警告其不要与徐强说话。

第二天，徐强与其互监组犯人袁琳杰在一楼活动室双双被罚坐小板凳；之后，徐强被关到监控更严苛的狱警孟姝涵所属的一小队，并被关到二楼禁闭室进行“矫治”迫害。徐强被单独关押，被迫反省检讨，狱警挑选专门整治人的犯人使用各种手段对她精神施压，（转下页）

(接上页)逼她交代自己的“罪行”。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楼活动室横挂“罪犯徐强与袁琳杰的批斗大会”条幅,狱警孟姝涵、高鑫晶主持批斗大会,监区长吴妍坐镇监督整个过程。

经过一个多月的“矫治”迫害,狱警挖出徐强一堆黑材料,如:告诉别人自己因不想“转化”被打;会见家属时说想把“五书”撕了;与法轮功学员刘晓红联系等等。

互监组犯人也遭整治,痛哭流涕地做检讨。在狱警的带领下,其他犯人对徐强进行批斗、围攻,痛斥其“不配做人”、“不懂得感恩政府”、“没有立场”等等。不论平时关系如何,不留任何情面,甚至两人私下出于信任所说的话,都被当成把柄,拿出来公然批判。如文革再现,政府带头鼓动群众斗群众、扼杀人性、人与人不敢再有丝毫信任。由此可见,中共历次运动到现在迫害法轮功,整人手段邪恶始终、从未改变。徐强被迫流泪“澄清”:自己没有被打,自己所说是在抹黑政府。

一个与徐强“走的近”的年过六旬的犯人孙霞遭“集训”迫害:长时间坐小板凳、每顿只有一块饼子、禁止与人交流、缩减洗漱时间,被迫每日写检讨“交代问题”,被逼在检讨中骂自己“不是人”、“猪狗不如”、“狼心狗肺”。直到她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日离开十二监区。所有与徐强“走的近”的人都被狱警警告、处置。只要狱警怀疑她们曾交流过什么,就进行集训“矫治”迫害,逼其自己“招供”。

“矫治”迫害后的“批斗”手段,目的是杀一儆百、进一步制造恐惧,以达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绝对服从。至此,人人噤若寒蝉,内心时时提防触碰那条看不见的“红线”。犯人们为了生存在战栗中苟且,无可奈何又心生畏惧,对法轮功学员的看管更为严苛,一点“蛛丝马迹”都会触动狱方敏感而脆弱

的神经。十二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夹缝中生存、如履薄冰、举步维艰;在重重严密的监管下,互相之间不交流、甚至避免对视。

从此以后,法轮功学员徐强成为被关注迫害的重点人物,常被狱警抓住把柄当众训斥,曾因与同修眼神交流,被单独施压。徐强被非法判刑近十年,有狱警曾说:“徐强一定会将刑期坐满。对于她来说,现在只是开始。”

不论是政府、抑或个人,有什么权利剥夺他人思想和言论权,要求所有人与它们意识形态绝对一致?这是怎样的野蛮行径,这是什么霸道逻辑!强制“转化”洗脑本身就是罪恶。

而徐强只因透露出一丝自己被打的消息就被十二监区碾压式的迫害,监区长吴妍给队长高鑫晶施压,批斗时亲临现场督阵。

二、郭佩璐遭遇的洗脑迫害

在对徐强的“批斗会”上,狱警高鑫晶问郭佩璐的看法,郭没有应答,并对法轮功学员之间禁止说话一事提出质疑。未等说完,狱警孟姝涵便高叫:“郭佩璐!你什么时候认过罪?”“行动组出列!到后面面壁!”

之后,郭佩璐与其互监组犯人被单独谈话。狱警高鑫晶说:“不回答问题、当众质疑政府是没有身份意识、不尊重警官。”郭佩璐指出批斗是文革的做法,是对人人格的侮辱。狱警则称“批斗是帮助他认识并改正错误”。

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日,郭佩璐被单独软禁于监室内,由互监组犯人不断对其施压。郭佩璐提出没有任何法律或书面文件要求法轮功学员间不能交流或眼神交流,这违背《监狱法》。互监组在狱警的纵容下对其持续精神迫害、训斥贬低、人身攻击;被逼迫下,郭佩璐高声反抗。过后,狱警高鑫晶指责郭佩璐的反抗是“影响他人改造”,要求郭佩璐蹲下。郭佩璐指出这些犯人的行为太过分,该狱警骂道:“不要脸,你一个臭罪犯给你什么文件?你是不是不想好了?”

你太爱自由了,你的思想整个都是扭曲的。我反省我自己,我是对你太好了,太想帮你了。”

郭佩璐的当众“沉默”与“质疑”被狱警看作是一次“事故”,也成为了被严管的对象。狱警对爱质疑、爱解释的人疯狂出手,一切独立思考的质疑被严厉打击,一切争取权利的努力被无情摧毁,狱警决不允许个人持有怀疑和批评的权力。谁质疑狱警就是给自己挖坑,绝对服从才是“生存之道”。

此前,二零二三年四月中旬,郭佩璐因拒绝说污蔑大法的话,被十二监区科长胡杨关进禁闭室。互监组犯人翟媛媛勒令其在一块砖范围内直挺挺的罚站,并不断施以洗脑灌输与精神迫害。七监区来的犯人王秀美帮腔:“像你这样的在我们监区早就把袜子塞你嘴里了!”犯人齐红威胁,“信不信我砍死你!你是不是以为监狱不打人?”这一幕幕明晃晃的发生在禁闭室的监控下,狱警在监控前假装视而不见,因为这就是狱警的旨意。

还有一次,郭佩璐吃饭时,因走错位置,被十二监区监区长吴妍当众警告:“你不但思想活跃,行为也很活跃,小心踏了狱方的红线!”

三、刘晓红遭遇的洗脑迫害

法轮功学员刘晓红,曾因在本子上写了大法师父《洪吟》中的一首诗,被关在楼上狭小密闭、四面软包的禁闭室,蹲在地上写上千字的检讨,每天从早写到晚。检讨不合格就重写,被迫大骂大法师父和大法。包夹她的互监组犯人忍受不了“被株连”,对其疯狂怒吼。

对徐强进行“批斗”后不久,活动室(二)的法轮功学员刘晓红被关上楼进行“矫治”迫害,被整得面黄肌瘦、人瘦了一圈,于两个月后的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一日下午,在活动室(二)被以相同方式当众批斗。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辽宁省女子监狱从未惧怕践踏法律,一贯冠冕堂皇的掩盖违法事实。◇